

唐宋诗词画

罗漫 / 著

研究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唐宋诗词画

罗漫 / 著

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宋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词画研究/罗漫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01-008028-4

I. 唐… II. 罗…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②宋词-文学研究③中国画-研究
IV. I207.2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235 号

唐宋诗词画研究

TANGSONG SHICIHUA YANJIU

罗 漫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26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028-4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学术探究的四种模式

(代序)

多种场合,我曾口头表达过如下观点:学术探究,可以粗略分为四类——洞府寻幽式、庄园耕作式、山海游观式、鲲鹏俯瞰式。

洞府寻幽,虽小而深,别有天地。可借三个文学实例加以说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云:“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云:“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chā),仙之人兮列如麻。”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陶之文若实若虚,李之诗全为幻象,王之王文皆为实境。然其共同特点是:小题大做、小题深做、小题新做。开掘面积虽小,但其入愈深,其难愈大,而其景愈幻,其获愈多。闻一多《说鱼》,堪称骊珠之作。

庄园耕作,即在某一领域抢占一块土地,挖壕沟,扎篱笆,建围墙,实行内部耕作式管理:春夏秋冬,品种色调各异,耕种收获不同。

譬如选定一部名著之后,开始为作者考家世,撰年谱,查交往,分流派,写评传;继而为作品编辞典,作笺证,弄集评;再则论文体,论题材,论人物,论语言,论思想,论风格,论方法,论传播,论接受……研究产品成系列、成路标、成经典、树权威。后人新到,绕不开这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精致坚固、写满了庄园历史和产品特色的学术标牌。此间名品如林,难以标举。

山海游观,即从高原大山出发,途经丘陵平原,或水路或陆路而入远海。一路游观,一路吟赏。有美景则多驻足,少特色则不流连,感兴趣则多探讨,无感觉则快快行。雪山草地,森林峡谷,河湾梯田,平野菜花,川原稻穗,村落炊烟,城市灯火,海岛冰山。乐山乐水,各有差异;仁者智者,互为补充。西川海棠,老杜不写;黄州杏花,东坡特书……看厌了高文大典,来几篇闲情偶记;不困一境,不老一方。世界大千,瞬息万变,两眼所摄,贵有一得。假如此行不虚,可料其文难朽。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实为典范之篇。

鲲鹏俯瞰,所处最高,所见最广。鲲在海中,所知唯海;海之全貌,实难全知。化而为鹏,怒飞九万,方能背负青天,前视苍苍,下视茫茫。天地格局,万千气象,供我一望。此种天才,千百年一现,难以人力培养。散文则庄周,诗歌则屈原,史著则司马迁,理论则《文心雕龙》,小说则《三国》《西游》……外域则希腊神话,罗马史诗,黑格尔《美学》……

四种模式,可分大小难易,无有高低优劣。君不见,文化史上,有美感,一句堪传,“满城风雨近重阳”是也;无创意,百万言亦将如历史烟云,无从寻觅,汉儒说经之文是也。

前人种种,可敬,可慕,亦可惧。

区区杂感,今日行之为文,聊以代序。

2009年4月27日

Contents

目 录

学术探究的四种模式(代序)	/1
如歌如泣的唐人送别诗	/1
古曲《阳关》,如何三叠	/26
突厥的母亲与李白的天才	/36
天下第一绝句《静夜思》	/79
——追问“床前明月光”何以后来居上	
《壮游》:杜甫的青春追忆	/99
夸张的模糊法则与诗圣的审美失误	/111
“泛诗话研究”与“纯诗话研究”	/123
古典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知识	/129
罪、美、情:《长恨歌》的批罪与审美	/143
唐诗解象:绿云·擎云·踏天磨刀割紫云	/159
迷梦的挽歌:《锦瑟》之谜与悼亡意象的审美	/164
锦瑟·日暖·春天之诗	/190
词体出现与发展的诗史意义	/201
李白《菩萨蛮》与李白诗文的同构关系	/222
《醉翁亭记》仿效《孙子兵法》	/255
再谈《醉翁亭记》十二“者……也”	/259

李清照“憔悴”词作年新测 /266

——以《永遇乐·元宵》为考察中心

巴楚民歌“五句子”对唐代诗词的可能影响 /289

一幅唐画的“牛尾巴风波”与艺术风格的时代性 /295

如何走进《清明上河图》 /306

附录 /323

建筑就是艺术申论 /325

建筑艺术与建筑家的二重性 /334

飘飞的语思(代跋) /340

如歌如泣的唐人送别诗

如果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古典文学比作一架古筝,“送别”便是它百弹不厌的一支曲调:激越、悲壮、凄婉、缠绵……;如果把它比为一条长河,“送别”便是它奔腾不息的一道支流:来自山野的清泉、流经战场的血水、分袂挥洒的热泪、祖筵倾倒的烈酒……吟咏唐人送别诗,你将听到这支曲调中最优美最感人的乐音,你将望见这道支流中最多彩最壮观的波澜。

唐人送别诗是唐诗精华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我选择了一部取材比较全面、分量比较适中的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进行统计,集中的送别诗多达三百余首,约占总数的16%;个别作家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了,如岑参,选入作品五十八首,其中送别诗二十六首,约占45%。可见严羽的看法

是基本正确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和探讨唐代这一题材的诗作。

“我诗多是别君词”:刻意伤别的唐人心理

唐代以前,送别之情较少表现为诗,不像唐人有别必有诗,开创“送行数百首,各以铿其工”^①的“世界纪录”;送别场面也相对简朴,不像唐人追求隆重,甚至“天子亲临楼上送,朝官齐出道旁辞”^②;送别诗更仅仅限于送者与行者双方的言志传情,并未具有别的社会功能。但在唐代,送别的观念增强了,从帝王公卿到白衣士子,直至南海的七岁女子^③,稍有文学素养者,几乎人人都写过送别诗。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送别场面空前盛大壮观,或天子亲临,百僚祖饯;或招妓高堂,歌舞集聚;吟咏之际,诗作如云。有时特地推举“擅场”^④,进行质量竞赛。甚至专门编纂送别诗集,既为纪盛,也为社会提供学习的范本。^⑤ 这些,都可以说是唐前所绝对不能比拟的。而送别诗也开始影响人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诗坛上的名声了。如李白的《蜀道难》,本是一首送人入蜀的诗,它以全新的美学意境使贺知章倾倒之

① 孟郊:《奉同朝贤送新罗使》。

②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

③ 《全唐诗》第23册第8983页,载武后时南海七岁女子口占《送兄》诗一首:“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

④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端诗擅场”条:“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公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⑤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载:“饯送诗有《朝英集》(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三卷。《贺监归乡诗集》一卷。《送白监归东都诗》一卷。萧昕《送邢桂州诗》一卷。《谢亭诗》(李逊镇襄阳,以送行诗笔于亭)一卷。《送毛仙翁诗集》(牛僧孺、韩愈等赠)一卷。”以上五部,仅是主要者和未散佚者而已。如孟郊所记送新罗使的数百首诗,今存者恐已寥寥。

后,立即轰动了当时的诗界,为李白赢得了“谪仙”的声誉和地位。写诗的名家是如此,得到名家写诗赠别的普通人也是如此。李白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使这位本来毫无名气,后来也几无成就的魏万一举而为世人所知,以后便是中举登第。“大历十才子”中的钱起、郎士元更了不得,当时的评论家高仲武就认为:“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无诗祖钱,时论鄙之。”^①钱、郎之后,文学史传为佳话的白居易谒顾况的诗,其中备受激赏的就是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虽然这事不一定可信,但它却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首送别诗本身极高的艺术价值。“人世死前唯有别”,晚唐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中的这句诗,典型地表达了唐人对离别之情的高度重视,而他推崇杜牧的另外两句诗:“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②又深刻说明了唐人对送别诗的艺术美是如何的苦苦追求。

唐朝在经济上较前代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交通、通讯条件仍很落后。诗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理想、前途,往往背井离乡,辞亲别友,从军、行旅、交游、求学、谋仕,通过各种生活渠道去探求出路。然而一旦分手,前途莫测,生死难卜,种种人生的阴影难免袭上心头,使人们不得不把生离与死别等同起来,例如:

乐天在洛,太和中,(元)稹拜左丞相,自越过洛,以二诗别乐天云:“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云:“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未几,死于鄂。乐天哭之曰:“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相绝,其今日乎?”^③

由此可见,“相见时难别亦难”,并不仅是李商隐一个人在爱情方面

①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② 李商隐:《杜司勋》。

③ 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二。

的独特感受,在某种意义上,竟然是整个唐代诗人们的共同心理。

文学的内容总是和时代生活、时代心理密不可分。在唐代全民性的文学水平空前提高的前提下,唐代离别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人们对离别之情的高度重视,构成唐人送别诗繁荣的根本原因。同时,诗人们的精心创作,前人描写送别的艺术经验的积累,以及唐代音乐与送别诗的结合等条件,使得唐人送别诗不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盛况,而且以其对离别心理的专门、全面、深刻、细腻的描述,更是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

在唐人的送别名篇出现之前,诗三百之中就有两首送别文学的源头之作了。^① 尔后,富于南方特色的楚辞,又给送别文学的长河注入了清流碧水。“到秦汉之交,却有两首千古不磨的杰歌:其一,荆轲的《易水歌》。”《易水歌》是一首仅仅两句的诀别短歌,那激昂悲壮的场景和歌声,“把北方民族武侠精神完全表现,文章魔力之大,殆无其比”^②,对后世的送别文学,尤其是对唐人的从军送别之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庾信《小园赋》的这几句话,极其扼要地说明了这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送别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越来越重要,并且不断反映在诗人们的艺术活动之中,甚至进入了官方的乐府机构。钟嵘《诗品·总论》说:“离群托诗以怨。”送别诗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不能不引起理论家们的注意了:江淹《别赋》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探讨和总结了离别的类型、原因和情状;继之,昭明太子以“类”编《文选》,第一次将“祖饯”诗独标一类;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第一次从地理文艺学的角度,分析了

① 《诗经·邶风·燕燕》、《秦风·渭阳》。

②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见陈引驰编:《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江南钱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欢笑分手”的不同心理。

唐代的离别现象大要有下述几方面：

一、征戍使边。唐帝国疆域辽阔，边事纷起，加上藩镇作乱，使得战乱频仍，人民流离。不少诗人也被卷入其中，不过他们是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自愿从军的。“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李益的《边思》，颇能代表从军诗人们的豪情、自信和双重理想：做将军、做诗人。其他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等，也都高歌“功名只向马上取”^①的时代精神，不但创作了大量的从军送别之作，而且还亲身体验了远涉边地的战争生活。这类作品以其慷慨的激情、昂扬的斗志以及一些进步的思想，占有送别名作的相当数量。

二、行旅漫游。唐代是个漫游风气特别盛行的时代。孟浩然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②李白诗：“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③杜甫诗：“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谿陂。”^④伟大国度的名山胜景，吸引着才华横溢的一代英灵。整个唐代，众多的诗人们在漫游中相识，也在漫游中相别。山川美景、风云奇色，为漫游的诗人们提供了新鲜、丰富的创作营养，不仅使他们写出了前人未曾写出的新奇美景，而且也给他们的生活留下了愉快而美好的记忆。再则，漫游的诗人多属仕途坎坷者，咏眼底之美景，抒胸中之积郁，常常是诗人们抗议社会的一种方式。因而往往把传说中远游之神的探险寻美精神^⑤、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的从

①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② 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

③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④ 杜甫：《谿陂行》。

⑤ 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一二《阙文》云：“共工元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述，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文选》卷二十《祖饯》，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政热情,以及战国时屈原被逐出宫廷之后“章皇山泽”的“愤然”^①心情融入送别诗中,使漫游中的送别诗多彩多姿,既有奇丽的风景画,逼真的风俗画,也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唐诗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迁谪下第。唐代社会党争激烈,加上官场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诗人的地位常常由于依附势力的兴衰而升降。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八开列的“流贬”诗人的名单,就有48人之多。既有流贬之人,必有送行之诗。陈子昂《送吉州杜审言司户序》记载,杜审言因言事不当,触犯诸武,受贬吉州,当时“赋诗以赠”者多达45人。除别人赋诗送行而外,受贬之人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写出一些情感深挚的赠别诗。如韦承庆南迁岭表,有诗曰《南行别弟》,读之使人黯然。以后,柳宗元在贬所柳州写的《别舍弟宗一》,也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或许,不幸的遭遇能够把不好的变成好的,把好的变成更好的。就流贬诗人自身的某些赠别诗来说,可谓一生失意之语,千古得意之篇。

唐代以诗赋科举取士,由于种种原因,大批文士落第是必然的。岑参《送魏四落第还乡》说:“莫令别后无佳句,只向垆头空醉眠。”杜甫《醉歌行别从侄落第归》说:“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可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落魄文人当中,确实不乏真才实学者。失意者们相识于京都之后,一旦歧路扬镳,因而醉酒狂歌,抒发愤郁,互相写诗道别,自然是一桩免不了的惯例。此外,外事交往、出仕、调官、归隐等等都有送别之作,如岑参《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说:“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孤兴,湖上多新诗。”刘禹锡《送王司马

① 汉·王逸《楚辞章句·远游·序》:“远游者,屈原……章皇山泽,无所告诉。……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这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奇丽迷茫的境界,以及由痛苦而愤怒的呐喊多么相似!

之陕州》云：“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权德舆《送袁太祝衡婺巡覆》云：“知君此去足佳句，路出桐溪千万山。”此中除了殷殷惜别的友情之外，不是还有催逼友人勤于创作的文学热情么？这类作品，尽管大部分是出于应酬，但其中有些或载邦交大事，或写异域风情，或记名流出处，或讽为官友人，不仅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教育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这类送别诗的数量之多，不独它们自身蕴藏了一定的文学发展规律，而且也构成了汉语古典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以及迥异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

送别诗与音乐的结合也是唐人送别诗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元稹《重赠乐天》诗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自注云：“乐人商玲珑能歌，歌余数十诗。”在这“数十诗”当中，则“多是别君词”，可见送别诗比较容易被采入乐。在此之前，王维的七绝《送元二使安西》被谱成“阳关三叠”，广泛传唱；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被旗亭上第一个唱诗的歌女选中^①；韦蟾离任前与妓女的送别联句也被“唱作《杨柳枝》词”^②。当然，这也含有继承传统的成分：从据说是古逸诗的“骊（离）歌”到《易水歌》再到乐府的《关山》《陇水》等等，本身就是和乐演唱的。在唐代，送别诗之所以比较容易与音乐结合，有内容与形式

① 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王之涣”条。按：原书将“王之涣”误作“王涣之”。

②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抒情诗》：“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我以为“新栽柳”云云，系指座中男性，亦即韦蟾的“宾僚”；“不见杨花”隐指这些人缺少才思；同时点明韦之离任是在夏季或秋季。

两方面的原因。内容方面,它主要是抒情的,即“以声情胜”,即使叙事,也是“情过于事”;形式方面,大部分送别名作是绝句和歌行的体裁,而这两种体裁在唐代和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叙事诵,抒情歌。”又说:“激昂大抵只是情过于事,如太白‘欲上青天览明月’是也。”“览明月”即李白的歌行体《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诗句。抒情的内容与绝句、歌行的形式,为送别诗进入音乐领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人大量优秀的送别诗的出现,不会与音乐的功劳无关。唐代是个音乐的时代,盛唐则是音乐的高潮。音乐的空前繁荣,与乐曲相辅相成的音乐的一部分——绝句体和歌行体送别诗,也必然会相应繁荣。譬如,李颀、王维、李白、岑参四人的送别诗各具特色,而他们也各具深厚的音乐素养。李白、王维的这个特点早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李颀也有《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bì)篥(lì)歌》、《琴歌送别》诸诗描写音乐,又有《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描写西域少数民族的音乐家,其特点学术界亦不陌生。唯有岑参的音乐爱好尚未引起注意,这里仅作抛砖之谈,并借以说明岑参送别诗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翻开《岑嘉州集》,其名作多是送别诗,且是歌行体,又多涉及音乐。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山云歌送别》、《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还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岑参在西域创作诗歌的时候,一方面是想向人们介绍他所采集到的新鲜曲调;另一方面是想让未曾出塞的人们了解征戍将士的艰苦生活和边地特有的壮美风光,于是有意识地把音乐(音乐的节奏、音乐的结构)与诗歌两者结合起来。这种设想是有依据的。作者的西域诗作不仅屡屡提到胡琴、琵琶、羌笛、胡笳、芦管等民族乐器及其演奏,而且还在《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诗中,高度评价了西域的民族舞蹈和民

族音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岑参对音乐与舞蹈的审美能力,更可以看出诗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奇特兴趣和深深迷恋。作者在轮台写的《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还说:“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花门将军尚且善唱胡歌,好奇诗人大约更不在话下了!这再次证明了作者对当时军营中胡汉文化交流的史实非常关注,并常常借助送别诗这一载体把信息及时传递给内地的读者,而作者的部分名作也可以看出确实是受到“古今传记所不载”^①的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②、“琵琶横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③、“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④、“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将军醉舞不肯休,更使美人吹一曲。”^⑤生活在歌舞之乡的岑参,由于拥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诗人天生的“好奇”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⑥,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异乎他人的音乐素养。“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一旦友人的离别刺激了他的创作冲动,民族音乐、战争生活、边塞风光就会有机地融合在他的诗作之中,放射出独特的天才异彩。他的《轮台歌》、《走马川行》两首名作,音乐和押韵形式颇富独创性,极有可能是用当地的民族曲调来配乐演唱以送别封常清出师西征的。岑参这种一面写诗送人,一面以诗传乐的创作,其结果还可以为军营中的乐队提供新的歌词。这样一来,谱了曲的送别诗就比单纯的送别诗更易记诵和流传了。“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王昌龄的《从军行》说的正是这种军营中音乐、舞蹈和抒发情

① 宋·许颢:《彦周诗话》。

②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③ 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④ 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⑤ 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

⑥ 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

绪的歌词相结合的情况。我们看到,实践证明岑参在这方面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而每一次成功,对诗人是新的激励,对社会则会形成竞相模拟、学习和创新的风气^①,给送别诗的创作带来新的繁荣。

“明朝别后无他嘱”:言重于金的价值取向^②

送别诗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应酬的话,送者与行者双方就应该有超乎寻常的感情和相互了解。否则,送别诗就只能是虚与委蛇的工具。岑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说:“因送故人行,试歌行路难。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长安多权贵,珂佩鸣珊珊。儒生直如弦,权贵不须干。斗酒取一醉,孤琴为君弹。临歧欲有赠,持以握中兰。”孟郊《赠别崔纯亮》也说:“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两位诗人都对长安极端不满,这哪里是在送别?分明是借“送别”这个火山口喷射自己胸中不平的岩浆!可见在送者与行者双方可以肝胆相照的条件下,临别就是他们互吐衷曲的好时候,从双方惜别的感情到各自对人生、社会的看法等等,都可以向对方无所不谈。这样,送别诗就有可能出现两种类型的好作品。一种主要表现双方的深厚感情,另一种主要表达诗人进步的人生观、社会观、理想、抱负和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等等思想。本节将主要讨论后者。

在唐代,尽管具有进步思想的诗人很难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但诗人在别亲求仕、步入宦途之前,总是满怀着美好的理想和宏伟的抱

① 杜甫《寄岑嘉州》:“谢朓每篇堪讽诵。”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之所以能这样,与岑诗中的音乐性有很大关系。如果再将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广泛流传的情况加以比照,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了。

② 《荀子·非相》:“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